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二战后的日本“历史修正主义”： 主要表现、成因及危害

吕耀东 鞠佳颖

【摘要】日本“历史修正主义”作为一种“消极历史修正主义”的典型样式，被战后日本的特殊性赋予了独特内涵，是日本右翼势力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改变“战后体制”为目的的“历史翻案”，其核心在于对日本殖民侵略罪行与战争责任的否认及美化。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失败80年的今天，日本国内淡化、否认殖民侵略罪行的“历史修正主义”甚嚣尘上，并逐渐外溢到国际社会，试图使国际社会接受日本对殖民侵略历史以及“战后体制”的所谓“修正”。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对其侵略行径的淡化及否认、“受害者”的自我形象设定以及暗藏的政治军事大国化战略动机，决定了“历史修正主义”的政治右倾化趋向将越发明显。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国际社会需认识到日本右翼势力对反法西斯战争历史正义性的曲解与否认的负面影响，尤为需要警惕的是，部分日本政要基于错误历史认知，力图以“积极和平主义”为话语包装，持续推行“历史修正主义”路线，这不仅破坏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且将对亚太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峻挑战。

【关键词】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大东亚战争”史观；自由主义史观；战后体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25.06.002

【文章编号】 1003-7411(2025)06-0018-(16)

【收稿日期】 2025-07-11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ZKJC2425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FJB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四五”重大项目(22JJD810033)

【作者简介】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二级研究员；鞠佳颖，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7)

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一些政要及右翼势力公然否认侵略、美化战争的言行从未停止。“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国内日益活跃，日本保守势力将其作为摆脱“战后体制”、修改“和平宪

NORTHEAST ASIA FORUM

法”的意识形态支撑。在“历史修正主义”逐渐发展成为日本政坛主流认知的背景下,“历史修正主义”已被付诸实际行动。鉴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对国家间关系、东北亚地区安全以及国际社会均带来严重危害,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深入探讨战后以来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内涵、主要表现、实质及成因,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涵义及其语境

“历史修正主义”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的涵义,不同的国度及社群对其亦有不同的释义。日本基于淡化乃至否认侵略历史的话语形成“消极的历史修正主义”现象,引起了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反对和疑虑。

所谓“修正主义”,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解释为“对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思想试图以较为温和的发展方向加以修正的那些人的观点或主张”。^[1]以此看来,“修正主义”可视为对某种观点或现象的否认以及修正,那么在此基础上,“历史修正主义”则可以理解为对某段历史事实的否认以及修正。鉴于国情与历史的差异,不同国家“历史修正主义”的政治意涵侧重各有差异。尤其是被称之为“消极的历史修正主义”主要表现为消解任何替代性政治选择的合法性基础,以意识形态为主导重塑民族记忆,重新解释战争起因,淡化殖民暴行、美化侵略行径或回避战争责任,构建自我“受害者”身份,恶意夸大“不修正”后果,将“加害史”重构美化为“反抗压迫史”或“文明传播史”等,旨在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实现其目标诉求。^[2]

事实上,“修正”一词开始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是在19世纪90年代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即法国军事当局对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诬告案)中。^[3]法国历史学家维达尔·纳凯对此指出,“右翼团体成员为证明德雷福斯有罪,将夹杂着虚假内容的‘事实’汇编成书,这也是‘否认历史的历史修正主义’的起源。”^[4]一战结束后,德国外交部设立了‘战争责任科’,并设立了下属机构“战争原因研究中心”,负责积累研究成果并在国外开展宣传活动,妄图“修正”人们对其战争责任的认知。由此“历史修正主义”开始被用于探讨战争起因以及战争责任。^[5]二战结束后,对于战时“大屠杀”的否认、淡化以及战争责任的推卸逐渐成为“历史修正主义”的核心内容。一般而言,“历史修正主义”是指“通过反复指摘部分史料与证言之间的矛盾,从而否认已得到证实的全部历史事实。”^[6]但在讨论战争罪行和战争责任的语境下,“历史修正主义”通常带有负面或批判性的含义,指“在政治意图的驱动下,通过故意否认历史事实、淡化或夸大历史的某些方面,试图改变对过去历史的评价。”^[6]

那么具体到日本国内的“历史修正主义”,主要用于指代“否认日本在二战中的战争罪行,或主张日本战争目的正当性的言论”。^[7]对此,日本有学者指出,“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犯下的诸多罪行,包括无视国际法的侵略和掠夺,使日本社会在近代陷入了如何面对过去的巨大动荡之中。所谓的‘历史修正主义’立场就是指无视或完全忽视上述基本立场的论述,通过宣称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合法性来美化自己国家的历史形象。例如,用‘日本进军亚洲是一场神圣的战争’、‘杀戮主要是由敌人毫无道理的傲慢造成的’等由头为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进行故事美化和辩解。”^[8]日本创价大学副教授仓桥耕平也指出,“在日本,那些将战后

(自我反省的)历史观称为‘自虐史观’、主张‘克服东京审判史观’、称‘慰安妇是卖淫女’、称‘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等否认过去历史的势力,被统称为‘历史修正主义’。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历史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历史否认论’。”^[9]由此来看,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对侵略罪行的否认、淡化以及对战争责任的推卸。

可以看出,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有别于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学术性的“历史修正主义”,是以“操纵”与“缺乏科学依据”为核心关键词的“消极的历史修正主义”,指的是“出于政治目的对某些历史事件进行操纵,从而扭曲事实、传播错误信息”。^[10]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本质上是对历史真相的故意歪曲、篡改或否认,其动机往往服务于特定的政治议程、民族主义情绪、意识形态偏见或掩盖历史罪责,而非基于新证据或更严谨的学术研究来追求更准确的历史认知。可见,“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实为“消极的历史修正主义”的典型样式,是一种歪曲历史事实、否认殖民及侵略罪行的“消极的历史修正主义”。

二、战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主要表现

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失败 80 年的今天,日本国内淡化、否认殖民侵略罪行和人权灾难的“历史修正主义”甚嚣尘上。否认殖民和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挑战反法西斯胜利成果及战后体制,正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在政治及外交层面的具体表现。

(一)以篡改教科书的形式否认、淡化侵略历史及强征“慰安妇”的事实

关于战后日本教科书的历史观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反思战时的基础上,在教科书中如实描述日本的战争体制、侵略事实、殖民统治等,目的是“防止日本重蹈覆辙、再次走向灭亡”。第二种是在教科书中删除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残酷现实,将日本侵略战争定位为“亚洲解放战争”,其目的是否认乃至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该历史观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回避日军的侵略行为,还对日本殖民统治与侵略行径持积极肯定态度。^[11]本文所要探讨和批判的日本“历史修正主义”便是后者,即为侵略战争辩护的历史观。

一方面,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为代表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在否认侵略的“自由主义史观”“大东亚战争史观”“东京审判史观”,以及推翻“自虐史观”和“黑暗史观”等旗号下,力图从篡改教科书入手,通过删除关键史实、歪曲历史事实、用词避重就轻、在主体责任上“偷梁换柱”、强化“受害者叙事”等方式,从根本上模糊二战反法西斯性质,淡化甚至美化日本侵略战争发起者角色,回避日本侵略罪责。1995年7月,时任东京大学社会教育专业教授藤冈信胜成立“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该会于1996年要求文部大臣删除中学教科书中有关“随军慰安妇”的表述,提出两点理由,一是“战前不存在‘随军慰安妇’一词,这是一种商业行为”,二是“在中学教科书中涉及‘性’是不妥当的”。^[12]2001年4月3日,由“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扶桑社版《新历史教科书》和《新公民教科书》被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通过2001年审定合格的中学社会科(历史)教科书有8家出版社,但对“南京大屠杀”(日方在教材中的表述为“南京事件”)的描述普遍减少。^[13]日本现行市场占有率较高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详説日本史B》(改订版)中,将“南京大屠杀”仍表述为“南京事件”,且教科书正文(不包括脚注)中仅轻描淡写描述为“日本陆续投入军队,年底占领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14]可

以看出,教科书书稿中不少历史记述严重失实,肆意歪曲历史,妄图使其过去对亚洲国家实行的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合法化。这是借助教科书修改的形式宣扬“历史修正主义”,力图模糊历史,否认侵略罪行。

另一方面,日本文部科学省要求出版社在编写历史教科书时在“侵略”“随军慰安妇”等表述处理上突出政府的立场。1951年2月,日本文部省颁布修订后的《学习指导要领》,要求高中历史教材对涉及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历史内容进行表述调整。此后,教科书中“侵略”这一表述逐渐被“进出”等中性词汇替代。1962年,东京大学教授家永三郎编写的高中日本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三省堂)未通过文部省审查,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家永三郎在教科书中客观地表述了日本的侵略历史。^[14]2014年安倍晋三政府在教科书审查标准中增加了一条新标准,即“如果有政府统一意见或最高法院判例,则应以这些意见为依据”。在此基础上,2021年4月27日,菅义伟政府就“慰安妇”和“强征劳工”问题以内阁决议形式作出书面答复,称“使用‘慰安妇’一词更为恰当,而非使用‘随军慰安妇’或‘所谓的随军慰安妇’;对于从朝鲜半岛被掳至日本的人员,不能用‘强行掳走’或‘掳走’等表述概括其行为。”基于此,截至2021年10月11日,东京书籍、山川出版社、清水书院、实教出版社、帝国书院、第一学习社等出版社分别申请进行了相应表述修改。山川出版社收到文部科学省通知,删除中学社会科(历史部分)和高中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提及的“所谓的随军慰安妇”,或将其改为“慰安妇”。实教出版社也在下一年度的新高中历史科目《历史综合》教科书中将“所谓‘随军慰安妇’”更改为“慰安妇”,并将“强行掳走”改为“动员”。^[15]2022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的教科书中,高中二年级以上学生用的“日本史探究”和“政治经济”等教科书全部删除了特指受害者的“随军慰安妇”和“日军慰安妇”等表述。^[16]日本政府诱导众多右翼教科书出版社删除或是更改“随军慰安妇”等表述。不仅是对于强征“随军慰安妇”这一反人类罪行的翻案,更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集中表现。日本政府通过否认强征“慰安妇”的教科书,目的就在于淡化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非正义性。

(二) 顽固坚持在历史认识和靖国神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各种社会思潮涌现,其中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对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进行否认的错误思潮,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历史修正主义”。在此背景下,以“神道政治联盟”“日本守护会”“守护日本国民会议”“日本会议地方议员联盟”等为代表的右翼团体强调推翻“自虐史观”、呼吁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修正主义”声势不断壮大。自21世纪伊始,日本政坛的保守势力便开始全面推进国民历史认知重构,其核心表现为对殖民统治与军国主义侵略史实的否认。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保守派政要将其扭曲的历史认知进一步演变为国家战略层面的施策。安倍力图通过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国内重塑具有扩张倾向的“国民历史观”,并服务于日本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构想。还需要关注的是,安倍等人之所以在“历史问题”上鼓吹“历史修正主义”论调,其根源在于战后出生的保守派政治家群体未能确立正确的历史观,导致该群体缺乏对侵略历史应有的深刻反省与忏悔意识。这客观上为“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使得否认战争罪责、美化侵略行径的言论逐渐发展演变为政治主张。

日本右翼及部分保守势力正积极寻求突破所谓“战后体制”的束缚,其相关举措也日益显

现出公开化和官方化的倾向。这突出表现在部分日本政界人士屡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通过具有宗教祭祀属性的政治表演,日本右翼势力实质上是在否认殖民扩张与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定性,此类言行严重伤害中国、韩国等曾遭受殖民侵略的亚洲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198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首次以正式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并用公共资金向主神殿供奉了鲜花。^[17]自2001年至2006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六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事实已表明其错误的历史观。安倍晋三在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后不久,即前往靖国神社进行参拜。随后,在201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前,他发表了被视作“历史修正主义”观点集中体现的“安倍谈话”。该谈话实质上单方面宣称将“清算”并终止日本向中国、韩国、朝鲜等战争受害国“承担的无休止的道歉义务”。安倍的上述言行,本质上是以“历史切割”的做法,淡化乃至推卸日本应承担的历史罪责,是一种典型的、服务于现实政治目标的“历史修正主义”恶劣行为。2024年8月15日,时任经济再生担当大臣新藤义孝、防卫大臣木原稔、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等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超党派议员联盟78名成员也集体参拜靖国神社。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虽未参拜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的名义自费缴纳了供奉费。^[18]2025年4月21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在“春季例行大祭”期间以“内阁总理大臣石破茂”的名义向靖国神社提供被称为“真榊”的祭品。^[19]此外,尽管石破茂表态不会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但仍会在当天以自民党总裁身份自费献上“玉串料”(祭祀费)。^[20]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曾根康弘到90年代中期的桥本龙太郎、21世纪初的小泉纯一郎,再到安倍晋三、菅义伟、岸田文雄、石破茂,日本保守派政要肆无忌惮参拜靖国神社亦或是供奉祭品的举动,无不体现“历史修正主义”的日盛。这些行为严重违背了日本政府就侵略历史向亚洲及国际社会的反省、道歉及承诺。这不仅是对既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安排的挑战,更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持续破坏。

(三)加强宣传“历史修正主义”的外交力度

日本政府近年来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摆脱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对其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重塑自身国际形象与国际声誉。在推进外交活动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刻意淡化自身军国主义历史罪行,将历史问题工具化,为实现其政治利益诉求争取国际舆论空间,通过“战略性”外交“洗白”自身侵略历史、引导国际舆论走向,为改变战后国际秩序创造“合法性基础”。

首先,日本力邀各国及地区代表赴广岛长崎“原爆地”,塑造并极力宣传自身“受害者”形象的同时,缩减日本侵略他国的展览内容,妄图借此淡化自身“加害者”形象,以“受害者”角色取代“加害者”身份。一直以来,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想法,始终绕不开日本二战侵略的历史污点。为此,日本不断缩减二战期间其对外侵略及“加害历史”等内容的展览,竭力淡化、掩盖其侵略罪行。早在1996年长崎原爆资料馆开馆前,保守派政客和右翼团体就不断向其施压,要求取消展出“日本加害他国的照片”。1996年4月21日,该馆被指出“收录的‘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影像资料与中国电影中的相同。”随后,日本中西部地区的右翼团体聚集在长崎,驾驶约80辆装有扩音器的车辆,高喊“撤除侵略、加害展览”,事态愈演愈烈。最终该馆删除了影像中的176个场景,替换并修改了40处图像。^[21]此后,日本国内关于“日本对外侵略与加害历史”

的展览就争议不断。2024年6月17日,日本市民团体向长崎原爆资料馆提交了一项针对外国游客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94%的受访者认为应保留原子弹爆炸前的历史展览”,其理由是“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和殖民统治最终导致了原子弹爆炸”,以及“仅仅强调原子弹爆炸对日本造成的损害并不能赢得全世界对日本的理解和同情”。^[22]但是长崎原爆资料馆制定的2024年版展览计划方案中,不仅将具有侵略战争性质的“中日甲午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展区名称改为“原子弹爆炸前的历史”,^[23]而且“删除了日本殖民侵略的相关历史表述”。^[24]对此,公益财团法人政治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山边昌彦称,“随着时间的发展,有关日本侵略的展览已越来越少。”^[25]可见,日本意在通过缩减其侵略他国的展览,来淡化国际社会对其侵略者历史角色的集体记忆。事实上这也相对淡化了日本“加害者”的身份和角色,混淆了国际视听。

其次,将涉及日本殖民侵略与战争罪行的历史遗址“佐渡金山”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加以申报,并在遗产介绍中刻意回避二战期间大规模强征中国和韩国劳工进行残酷奴役劳动的历史,掩盖日本殖民主义侵略史实。继日本政府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申报“明治工业革命遗址”作为世界遗产后,日本政府不顾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又执意将“佐渡金山”作为日本第21项世界文化遗产加以申报。^[26]而“佐渡金山”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在殖民侵略时期强征及奴役朝鲜半岛劳工的罪证之地。日本在“申遗”过程中刻意“抹去”有关强征劳工的历史记忆,其回避侵略罪行的行径引发了韩国方面的强烈反对。有韩国学者严厉批判道,“日本竟厚颜无耻地将强迫劳动场所列入世界遗产,这是日本过去几十年来向其国民灌输虚假历史的结果,这美化了日本出于帝国主义侵略野心而犯下的暴行。”^[27]韩国文在寅政府对“佐渡金山”“申遗”采取强硬立场,表示必须防止日本将无视强征韩国劳工历史的“佐渡金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8]韩国外交通商部亦表示,“若‘佐渡金山’不能展现关于强征韩国劳工在内的全部历史,韩国将反对将其登记为世界文化遗产。”^[29]这不仅揭露了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启工业化进程后对亚洲邻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暴行,还指出了日本力图借“申遗”重构国家形象的图谋。

为推进新潟县“佐渡金山”的“申遗”进程,日本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申遗”外交活动。一方面,日本政府不断加紧向各国游说,试图获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的支持。截至2024年5月10日,日本自民党“佐渡金山申报世界遗产推进小组”已通过“友好议员联盟”向16个国家的驻日本大使馆请求协助申报,且已与卢旺达、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大使会面。^[30]表面上来看,这是日本试图将其所谓的“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所做出的“努力,其背后是日本对殖民侵略和强征劳工等历史罪行的粉饰。日本政府企图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铁证包装成“技术交流”“矿业遗产”,以此试图使“佐渡金山”“申遗”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从而提高日本国家声誉、扭转日本的“侵略者形象”。另一方面,面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咨询机构要求补充材料的评审结果,日本有意“修正”不利于“申遗”的评审材料。2024年6月8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建议针对“佐渡金山”展开“信息调查”,要求日本对该遗产进行补充说明,认为“有必要作出增进对设施‘历史全貌理解’的说明”。^[31]对此,日本文化厅迅速承诺完善申报材料,重点突出“佐渡金山”在江户时代采矿技术的“价值”,刻意弱化二战时期强征劳工的历史事实。此外,日本以“有限承认历史”换取韩方同意“佐渡金

山”列入世界遗产。2024年7月27日,日本“佐渡金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2]对此,韩国政府表示同意这一决定,但前提是“日本将‘佐渡金山’的全部历史完整地反映出来。”^[33]日本承诺将制定反映“佐渡金山”全部历史的展示方案,并将包括“强征劳工”在内的整个历史都写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登记表中。作为交换,韩国同意在世界遗产委员会投票中不再投反对票。事实上,日本对于“佐渡金山”的有关承诺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从未真正予以落实,承认强征劳工则是日方不愿看到“佐渡金山”因历史问题而受到指责。从军舰岛到“佐渡金山”,日本始终以“粉饰性词藻”替代深刻反省,所谓承诺也不过是“申遗”的权宜之计。

综上所述,日本政府不仅未对其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侵略罪行进行深刻反省,反而否认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侵略罪行,淡化“加害者”身份,以“受害者”角色示人。一方面,日本持续强化其战后80年的所谓“和平主义”国际形象的塑造,并极力标榜自身的“国际贡献”,构建抹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历史叙事。通过将自身定位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建设性参与者”,日本图谋在重构历史解释权的过程中,逐步突破并改变“战后体制”。这不仅暗含着日本谋求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战略意图,更表明日本试图通过重塑国际舆论场域,获取国际话语体系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日本持续强化广岛长崎“原爆地”的“受害者”身份,通过力邀各国政要及民众参与“永久和平”纪念仪式,试图将自身从战争加害者身份中剥离,同时旨在塑造需要国际社会“共情理解”的话语体系,进而构建有利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国际舆论场域,实现淡化其殖民侵略史实、改变“战后体制”的目标诉求。

三、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实质与成因

战后日本的特殊性使得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实质及成因具有其独特性。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实质,是以政治意图为导向、通过选择性重构历史叙事,力图淡化甚至美化其殖民与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战略行为,其成因深植于战后日本未能彻底清算侵略历史的政治土壤,与保守势力长期推动的“摆脱战后体制”战略密切相关。深入探讨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实质与成因,亦是认清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危害性的重要前提。

(一)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实质

如前所述,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是为了推翻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用自己的观点取而代之,从而赢得对这段侵略历史的‘解释权’。”^[34]日本不仅拒绝战争反省和谢罪,而且竭力消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记忆,并有意强调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害国的立场,力求“修正”外部世界的对日认知。

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试图“修正”的正是不符合日本自身利益的事实及言论,旨在“洗白”并重塑日本国家形象。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将国内对“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认知称之为所谓的“自虐史观”,认为这段历史严重打击了日本的民族自豪感,如果“自虐史观”无法得到“修正”,那么日本就无法实现“正常化”。^[35]可以看出,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是建立在错误的历史认知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将客观反思侵略历史的行为污名化为“自虐史观”,其本质上是偷换概念以及责任转嫁。在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者看来,重建日本民族自信心、提高日本民族荣誉感和自豪感对于日本实现国家“正常化”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历史修

正主义”者认为“共同记忆并非从一开始就建立起来,而是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并可能发生变化的过程”,^[36]因此力图重塑人们关于日本侵略历史的“记忆”,从而“洗白”日本侵略历史。日本学者藤原归一称,“回顾南京大屠杀可以恢复整个民族的荣誉和历史……缅怀战争的行为本身是自然而然的,也为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37]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历史修正主义”者打着“反自虐史观”的旗号,将对侵略战争的错误认知以及史实确凿的罪行包装成所谓的民族精神,“并在这一民族精神支持下重建日本的复兴之路。”^[38]另一方面,“历史修正主义”力图将自身塑造为“战争受害者”的形象,将日本的侵略行为诠释为“无奈之举”,回避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应承担的责任。^[39]针对韩国学者朴裕河撰写的《帝国慰安妇:殖民统治与记忆之争》一书,日文版在翻译出版该书时将韩文原版所写内容进行了修改,例如将原版中的“日本实际上从未正式向被殖民国家进行道歉、赔偿”,^[40]改为“日韩每次首脑会晤时,日本都会向韩国道歉,韩国应该对此很清楚,尽管道歉的措辞较为含糊。”^[41]不难发现,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试图“修正”的正是不利于日本的事实及言论,想要通过“洗白”日本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重塑自身形象,从而维护其自身利益。

需要看到的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实质在于,通过重构历史叙事来解构“战后体制”对于日本的制度性约束,核心目标是摆脱“和平宪法”的军事束缚,进而推动日本向政治军事大国方向转型。日本妄图“修正”的对象不仅仅是殖民侵略历史本身,还有战后国际秩序安排。日本力图由顺应“战后安排”向脱离“战后体制”转化,这主要体现在否认或美化侵略历史、挑战“战后安排”、拒绝战争反省及赔款、拒绝承担战争责任、谋求“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力图成为“能战国家”等,上述行为目标均指向摆脱“战后体制”,其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于现实政治目标、有选择性地重塑历史认知的行为。对此,日本有学者明确称,“和平宪法的本质是削弱日本,一个无法使用军事力量的国家就好比没有爪牙的猛兽。”^[42]可以看出,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最终想要“修正”的其实是“和平宪法”及“战后体制”,日本不愿继续接受“战后安排”,力求拥有并增强军事力量,就是为了改变“战后体制”,加快推进“政治军事大国化”。^[43]但事实上,“历史修正主义对于日本而言最重要的后果,恰恰是它会阻碍日本外交目标的实现。”^[44]“日本政客不断参拜靖国神社,试图恢复战前的价值观和制度,增强军事实力”,^[45]这些“历史修正主义”的做法,已不断外溢到国际社会,并持续破坏日本与周边的国家间关系。

综上所述,“历史修正主义”作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以摆脱“战后体制”为导向的“历史再书写”,强调对于日本殖民侵略罪行和人权灾难的否认,旨在为日本侵略战争进行辩护。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核心目标就是竭力淡化、否认日军制造一系列侵犯人权的恐怖大屠杀、强征劳工及性奴役等野蛮暴行,摆脱“战后体制”,使日本能够再次“明目张胆”地“行使武力”。可以预见,随着自民党保守政权与右翼保守势力的持续强化合作,“历史修正主义”将加速推进“修宪”议程,不断操弄历史叙事,“修正”“战后体制”。

(二) 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成因

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产生,是多重历史与现实因素交织的产物。

第一,二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仅未得到彻底清算,而且军国主义思想残余长期存在。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军占领当局发布“神道指令”等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文

件,靖国神社由“国家机构”变成了宗教法人,各级军国主义领导者被“褫夺公职”。但是由于美国占领当局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和法西斯残余势力,因此尽管日本军国主义的制度形式已被“和平宪法”清除,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日本军国主义依然残存。对此,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安川寿之辅指出:“保留天皇制和没有彻底追究战争责任就直接进入民主化阶段这种做法本身隐伏着极大的祸患,而且这种祸患正在逐渐暴露。”^[46]随着冷战的开始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开始上升,由此美国逐渐将占领日本初期推行的“日本非军事化”方针转为重新武装日本、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松绑”的方针政策。在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者采取的“怀柔”政策影响下,大批战争罪犯重返政界、官界和财界,其中就包括岸信介、儿玉誉士夫这样的甲级战犯。于是美化侵略历史、否认战争罪行、图谋将国家重新引上军国主义老路的日本右翼势力在经历短暂的低潮后又重新活跃起来,并且这些右翼势力广泛活跃在日本政界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从此形成了强大的历史翻案势力,助长“历史修正主义”孽生蔓延。

第二,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建立在错误和模糊的历史认知基础之上,其中“皇国史观”就是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和侵略历史的思想根源。所谓“皇国史观”,是指“将日本历史描绘为由‘万世一系’的现人神——天皇统治的‘神国历史’的历史观。”^[47]该史观极力鼓吹“天皇神论”“神国论”“大和民族优越论”,^[48]认为日本国是“天神”所生,为“天神”所保佑,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神族,理应实现统治世界的“八纮一字”理想。这为日本侵略战争期间的“军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支撑”,^[49]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所谓“理论依据”。明治维新以后,“皇国史观”不仅成为官学研究机构的主要意识形态,而且在学校历史教育方面也不断向国民灌输“皇国史观”。日本小学历史教科书的书名自1920年开始由“日本历史”改为“国史”。^[50]日本文部省自1937年开始先后编纂了《国体之本义》、《臣民之道》(1941年)、《国史概说》(1943年)等历史教科书,从中可以将“皇国史观”的主要观点概括为以下三方面:1. 强调日本“国体”的“绝对优越性”,明确天皇统治的正统性和永久性。2. 民众被灌输“忠孝一体”的逻辑,认为只有效忠天皇才是唯一有价值的存在。3. 对帝国主义侵略、统治其他民族、战争等行为,基于“本国中心主义”的立场持肯定赞美态度。对此,日本历史学家永原庆二指出,“‘皇国史观’是为天皇制国家与日本帝国主义提供正当化依据的意识形态。”^[51]在“皇国史观”思想的长期灌输下,日本国内将对外侵略战争视为“圣战”,将参与侵略战争视为“效忠天皇”“为国捐躯”。日本学者若槻泰雄在分析日军在侵略战争中的残忍行为时指出,“日军从青春期开始就被反复灌输‘令人敬畏的万邦无比的日本国体’‘令人敬畏的现人神’‘八纮一字之肇国伟大精神’等思想,几十年间的循环往复,他们已完全形成这种无知、无教养和偏见的思想。”^[52]日本二战战败投降后,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自我否认了“现人神”的身份。由此,“皇国史观”在日本曾一度衰落。但是时过不久,在右翼势力的鼓噪下开始“死灰复燃”。可以说,日本出现的一系列否认侵略历史、首相及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修正主义”行为正是“皇国史观”抬头的具体表现。

第三,“近代超克论”为“历史修正主义”提供了思想土壤,其宣扬的“文明开化”“东亚新秩序”“解放亚洲”“大东亚共荣”等理念被用于合理化、美化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

日本“历史修正主义”中的所谓“近代超克论”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构建了一套关乎整个亚洲乃至人类文明的话语叙事,美化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旨在为其发动无理由的持续侵略战争找寻“正当”理由。^[53]“近代超克论”将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和殖民统治粉饰成一种“先进文明”对“落后地区”的必要改造和“开化”过程,将暴力征服合理化、神圣化为“文明使命”。^[54]具体而言,“近代超克论”作为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一方面通过将对外侵略战争纳入“超越西方”、“建立新文明”的宏大叙事,模糊甚至消解战争的侵略性质,妄图将其美化为“神圣使命”。另一方面,日本“积极进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同时,强调日本“非欧洲世界的独立趋势”,并称“通过战争,欧洲现代的原理呈现出彻底崩溃的形态,欧洲主导的世界统治体制的根基开始受到侵蚀”,力图将日本自身塑造为亚洲的“领袖”。可以看出,“近代超克论”实际上是企图为合理化日本的所作所为提供理论依据。^[55]此外,还需要看到的是,“近代超克论”作为被包装粉饰的侵略扩张思想工具,“不仅在历史上与日本的军国主义有关,而且在新的时代仍然是日本保守派以及右翼势力的意识形态。”^[56]“近代超克论”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制造了“口实”,并成为战后“历史修正主义”赖以延续的“思想基础”。

四、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现实危害

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在历史认识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势必会影响到日本对外关系以及地区和平稳定,加之“历史修正主义”的政治右倾化趋向越发明显,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暴露出多重现实危害。

首先,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妄图推翻日军侵略铁证,强行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行翻案,在历史问题上坚持错误言行,严重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一直以来,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错误言行、对战时日军实施细菌战与化学战的否认与推责、篡改历史教科书、日本政治家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慰安妇问题等历史问题始终是影响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现实问题。

2023年2月1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副会长藤冈信胜发文称,“半个世纪以来,最让日本民众对中国产生愧疚感的事件莫过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一定年龄或以上的商界领袖认为日本对中国做了坏事,因此在与中国人谈判时,即使对方提出无理要求,他们也总是觉得拒绝是错误的。但这明显是一个阴谋。”^[36]类似上述错误言论不绝于耳,“历史修正主义”团体不断以“历史问题”恶化中日关系。2024年7月7日,由神奈川县教职工和地方议员组成的“历史修正主义”团体“神奈川县市民教育促进会”向9家记述了“南京事件”的教科书出版社提交提案,要求其出具一手资料,认为“日军下令进行系统性、蓄意性的‘屠杀’没有任何依据。”该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木上和高甚至妄称,“就连外务省网站也未提到‘屠杀’是基于军方有组织、有预谋的命令,因此教科书中对‘屠杀’一词的使用与实际情况相背离。”可以看出,在日本政府的纵容下这些言论完全无视二战后“东京审判”关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铁证,为昔日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开脱罪责。^[57]

不仅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含糊其词,而且日本右翼政治家基于错误的历史观,对于日本近代以来的对外侵略战争毫无反省之意,常以“历史修正主义”否认承认侵略战争的“河野

谈话”与“村山谈话”。日本与亚洲及国际社会的历史观差异,导致日本缺乏与中韩等各国形成最基本的信任和沟通基础,日本始终并未能够与周边国家达成真正的“历史和解”。2025年6月2日,石破茂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并未就是否会发表战后80周年讲话明确表态,但称“将继续‘安倍谈话’的立场。”^[58]而“安倍谈话”恰恰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重要体现,其核心就是“侵略未定论”。“‘安倍谈话’不仅避开直接承认曾经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对其表述故意抽象化、模糊化,”^[59]而且妄言“决不能让与那场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承受不断道歉的负担”。^[60]在日本战败投降之日,发表如此具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煽动性语言,其“历史修正主义”意图昭然若揭,其实质上就是逼迫中国、韩国等受害国接受其“历史修正主义”。倘若任其妄为,继续坚持错误的历史观,必然会进一步影响到未来日本的对外关系。倘若其继续对日本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不加反省地美化,势必会进一步失信于亚洲邻国乃至国际社会。

其次,“历史修正主义”的政治右倾化趋向越发明显,日本部分政客将推翻“自虐史观”视为摆脱“战后体制”、加快“修宪强军”步伐的所谓“机遇”,即摆脱“历史问题”包袱,方可政治军事大国化。这势必导致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愈发复杂严峻。2024年4月11日,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题为《面向未来: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演讲,在34分钟的演讲中,岸田不仅未对日本过去侵略战争、殖民统治的罪行表现出任何悔意,而且对历史问题只字未提,反而对中朝俄进行了批判。岸田文雄称,“中国当前的外交态势和军事动向,不仅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均构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略挑战。随着来自中国的挑战持续存在,建立在法治与和平基础上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东亚地区核武器扩散的风险迫在眉睫,今天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天的东亚,世界各地也正在出现新的压迫形式。面对如此迅速变化的挑战,日本人民要与美国站在一起,确保自由的存续。”^[61]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刻意渲染周边安全环境对日本所谓的“威胁与挑战”,将狭隘的“历史修正主义”与“修宪”相挂钩,营造有利于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和摆脱“战后体制”的国际战略环境。

2025年8月6日,石破茂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后的记者会上称,“将认真考虑在战后80周年之际发表的讲话的形式和时机。”随后,保守派团体“日本会议”以其会长谷口智彦的名义发表声明称,“反对首相石破茂在二战结束80周年之际发表‘观点’”。8月7日,日本自民党内保守派团体“日本尊严和国家利益守护会”会长青山繁晴也向首相提交了一封信,呼吁推迟发表任何有关二战结束80周年的声明或评论。他写道,“如果发表这些声明或评论,或将助长中国、韩国、朝鲜以及国内外左翼势力的反日宣传。”^[62]随后的事实表明,石破茂首相的言行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观亦无实质性差异。石破茂在8月15日、9月2日等时间节点均未发表正式谈话,而是延至10月10日才以“个人见解”的形式发表战后80周年感言。石破茂在历史问题上的表态存在明显的回避和模糊性,不仅通篇回避了“侵略”“殖民统治”等表述,而且未就日本的加害责任向亚洲邻国作出明确反省和道歉,其本质上仍是对日本侵略历史和加害责任的回避。石破茂的继任者高市早苗更是个十足的“历史修正主义”。^[63]高市早苗不仅多次在公开场合否认日本的侵略行为,而且将二战期间的日本侵略战争描述为“自卫战争”,其在历史问

题上的强硬立场,鲜明地体现了“历史修正主义”特征。可见日本政坛中依然弥漫着强烈的否认侵略罪行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这势必会给东亚国际关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最后,“历史修正主义”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将导致日本国内对华认知越发消极,对中日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日本“历史修正主义”以“历史问题”恶化中日关系,激起受害国中国的强烈抗议和谴责。下图为2004年至2024年间内阁府实施的“外交舆论调查”的部分结果,不难发现,从整体的大趋势来看,“对中国感到亲近”的受访者比例与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比例均呈现下降趋势,而“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受访者比例与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比例均呈现上升趋势。具体而言,“对中国感到亲近”的受访者比例由2004年的37.6%波动下降至2024年的14.7%;“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受访者比例由2004年的58.2%波动上升至2024年的84.7%;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受访者比例由2004年的28.1%波动下降至2024年的8.8%;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受访者比例则由2004年的61%波动上升至2024年的88.1%。^[64]尽管多数日本国民既对中国不亲近,又不认为中日关系良好,但认为“中日关系对日本重要”的受访者比例却仍高达70.2%。^[65]可见,随着“历史修正主义”的盛行,尽管中日关系仍旧是日本对外关系中的重点,但日本国内对华认知已日趋消极,情感上“厌华”的人已经占到日本国民的大多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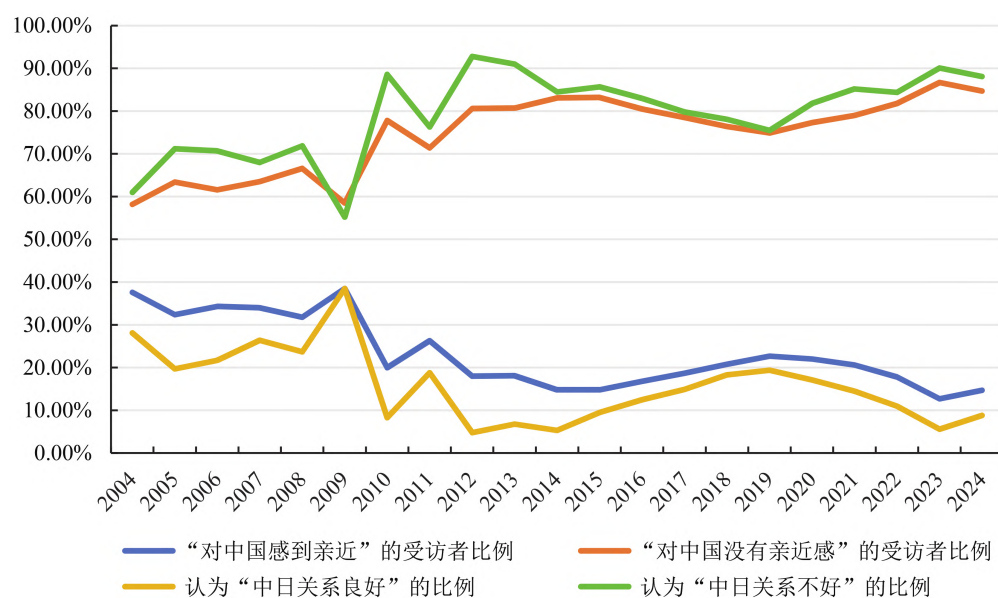


图1 日本内阁府实施的关于中日关系“外交舆论调查”结果(2004~2024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内阁府网站历年“外交舆论调查”数据制作。数据来源参见: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https://survey.gov-online.go.jp/search/research_search/?_category=&_year=2024&q=&_filter=survey。

针对上述情况,在保守派政治家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历史不加反省的“肯定”和翻案已经演化为政治右倾化行为的背景下,^[65]中日关系中业已存在的历史问题很难得到妥善解决。尤其是日本保守势力奉行“历史修正主义”,只会进一步恶化中日关系。这种局势恰恰“容易被日本右翼势力利用来煽动国内反华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导致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化。以日本政治右倾化为背景的日本对华政策倒退,也是导致中日对立加深的根本原因。”^[66]日本

“历史修正主义”对侵略行径的淡化及否认、“受害者”的自我形象设定以及暗藏的政治军事大国化战略动机,已经“外溢”到外交层面,显现在日本国家战略及对外关系中。就中日关系而言,未来日方能否坚定地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正确对待历史,从中吸取教训至关重要。

五、结语

战后80年来,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思潮持续发酵,政治生态呈现出显著的保守化和右倾化趋势。具体体现为日本从战败投降接受“战后安排”,到谋求突破“战后体制”成为“能战国家”。由此,否认殖民统治与侵略的历史定性、持续推动“修宪”议程、谋求废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化构想,便成为日本多年来的政治主题。就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失败80年的今天,日本国内淡化、否认殖民侵略罪行和人权灾难的历史修正主义再次甚嚣尘上。对于二战加害国的日本而言,本应该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但以右翼政客为代表的历史修正主义者无视中国等亚洲战争受害国的民族尊严,集体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甚至将历史修正主义诉诸外交政策。这严重违背反省日本殖民及侵略历史的“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精神,是公然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果实的反动逆流。未来日本保守势力、右翼势力在历史认知层面将呈现合流强化趋势。通过历史教科书修订逃避战争责任,以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仍会愈演愈烈。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倾向将对东亚区域秩序稳定构成持续性的严峻挑战。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国际社会亟须构建起捍卫历史正义的集体防线,高度警惕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及其现实危害性。针对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破坏二战胜利成果、否认二战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的错误言论,必须坚决批驳其鼓吹的“侵略性质未定论”,遏制其为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翻案的政治企图。只有积极维护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成果,才能消除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影响,防止日本通过否认乃至美化侵略历史侵蚀战后国际秩序根基的战略图谋。

参考文献

- [1] 米勒,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705.
- [2] Enrique Moradiellos. Critical Historical Revision and Political Revisionism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berian Studies, Vol.21, 2008, pp.219-229.
- [3] 武井彰佳.歴史修正主義 ヒトラー賛美、ホロコースト否定論から法規制まで[M].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21:19,26-27.
- [4] ピエール・ヴィダル・ナケ.記憶の暗殺者たち[M].石田靖夫訳.京都:人文書院,1995:98.
- [5] 庄司潤一郎.戦後日本における歴史認識—太平洋戦争を中心として[J].防衛研究所紀要,2002(3):105.
- [6] 「歴史修正主義」は何を狙っているのか 欧州の規制から学べること[EB/OL].<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QD57WBCQD3ULZU00F.html>, 2022-12-07.

- [7] 成田龍一. 歴史学のポジショナリティ 歴史叙述とその周辺[M]. 東京: 校倉書房, 2006: 44.
- [8] 中島和男. 「歴史修正主義」と向き合う[J]. 東アジア研究, 2022(30): 98.
- [9] 倉橋耕平. 歴史修正主義とサブカルチャー 90年代保守言説のメディア文化[M]. 東京: 青弓社, 2018: 23.
- [10] Giovanni C. Cattini. Historical Revisionism: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Debate [J]. Transf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No.6, 2011, pp.28-38.
- [11] 笹山晴生, 佐藤信, 五味文彦, 高野利彦. 詳説日本史B[M]. 東京: 山川出版社, 2022: 353.
- [12] 菊池一隆, キクチカズタカ. 教科書問題の歴史と共通歴史教科書[J]. 愛知学院大学文学部紀要, 2012(41): 12, 26.
- [13] 家近亮子, 松田康博, 段瑞聡. 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過去との対話・未来への模索[M]. 京都: 晃洋書房, 2007: 73-74.
- [14] 森田尚人. 家永・教科書裁判の歴史的検討: イデオロギー闘争としての教育権論争(1<特集1> 教育と政治の関係再考)[J]. 日本教育政策学会年報, 2011(18): 18-19.
- [15] 「従軍慰安婦」「強制連行」の記述 教科書7社なぜ訂正 どう変わる[EB/OL].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PBZ26F4PBFUTIL018.html>, 2021-10-31.
- [16] 日本の歴史教科書から「日本軍慰安婦」の記述が消えた[EB/OL]. <https://japan.hani.co.kr/arti/international/47463.html>, 2023-08-05.
- [17] 中曽根首相 靖国神社に初の公式参拝、放送: 1985年[EB/OL]. https://www2.nhk.or.jp/archives/movies/?id=D0009030198_00000, 2025-08-15.
- [18] 閣僚3人が靖国神社に参拝 岸田首相は私費で玉串料納める[EB/OL].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40815/k10014549421000.html>, 2024-08-15.
- [19] 首相と閣僚、靖国参拝せず 春季例大祭が終了[EB/OL]. <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25042301044&g=pol>, 2025-04-23.
- [20] 「終戦の日」閣僚や国会議員 靖国神社に参拝[EB/OL]. <https://news.web.nhk/newsweb/na/nak10014894621000>, 2025-08-15.
- [21] 2つの原爆資料館、その「展示」が伝えるもの。小田原のどか評「広島平和記念資料館」[EB/OL]. <https://bijutsutecho.com/magazine/news/headline/31192>, 2019-07-28.
- [22] 94%が「原爆投下に至る歴史展示は維持すべき」市民団体が原爆資料館展示更新に向け外国人来館者へアンケート[EB/OL]. <https://newsdig.tbs.co.jp/articles/nbc/1235849?display=1>, 2024-06-17.
- [23] 加害の歴史も伝えねば 各地の平和博物館で展示後退[EB/OL]. <https://www.chunichi.co.jp/article/554479>, 2022-09-30.
- [24] 原爆資料館展示リニューアル『議論のまとめ方針案』に被爆者らでつくる市民団体が申し入れ[EB/OL]. <https://newsdig.tbs.co.jp/articles/nbc/838845?display=1>, 2023-11-15.
- [25] 西日本新聞. 「旧日本軍の加害の歴史」展示維持を 元官僚らが長崎原爆資料館に要請[EB/OL]. <https://www.nishinippon.co.jp/item/1307469/>, 2025-01-24.
- [26] 「佐渡島の金山」の世界遺産一覧表への「記載」決議に当たっての盛山 正仁 文部科学大臣談[EB/OL]. https://www.bunka.go.jp/koho_hodo_oshirase/hodohappyo/pdf/95086702_02.pdf, 2024-07-27.
- [27] 日本の佐渡金山は世界遺産になりえない[EB/OL]. <https://japan.hani.co.kr/arti/opinion/42409.html>, 2022-01-27.

- [28] 日 언론 "사도광산 세계유산 등재 반대하던 韓,尹정권 변화 조짐"[EB/OL].<https://www.joongang.co.kr/article/25248570>, 2024-05-11.
- [29] 외교부 "사도광산에 '전체 역사' 반영 안될시 세계문화유산 등재 반대...일본과 계속 협상"[EB/OL].
<https://news.kbs.co.kr/news/pc/view/view.do?ncd=7982347>, 2024-06-07.
- [30] 佐渡金山世界遺産登録へ自民がロビー活動強化「2度目の正直」正念場[EB/OL].<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40510-7P6ELNRQIJI6BOMQAM6GLBVZJ4/>, 2024-05-10.
- [31] 「佐渡金山」評価は上から2番目 世界遺産登録へ地元の反応は?[EB/OL].<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S673VD7S67UOHB00FM.html>, 2024-06-08.
- [32] 「佐渡島の金山」に係る世界遺産委員会決議についてお知らせします(概要)[EB/OL]. https://www.bunka.go.jp/koho_hodo_oshirase/hodohappyo/pdf/95086702_01.pdf, 2024-07-27.
- [33] 사도광산 세계문화유산 등재 결정[EB/OL].https://www.mofa.go.kr/www/brd/m_4080/view.do?seq=375251&page=1&pitem=10, 2024-07-27.
- [34] 孙文沛,阮一帆.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评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3):135.
- [35] 波多野澄雄.国家と歴史——戦後日本の歴史問題[M].東京:中公新書,2011:110.
- [36] グラック,キャロル.戦争の記憶コロンビア大学特別講義学生との対話[M].東京:講談社,2019:114.
- [37] 藤原帰一.戦争を記憶する——広島・ホロコーストと現在[M].講談社,2001:6-7.
- [38] 蔡亮.论安倍内阁的历史修正主义[J].日本学刊,2016(1):93.
- [39] 王文,鲁东红,韩家修.纠偏西方“二战史观”,重塑中国“二战地位”[J].理论建设,2025(1):8.
- [40] 鄭栄桓.『帝国の慰安婦』と「戦後史」の歴史修正主義[J].日本の科学者,2016,51(8):38.
- [41] 朴裕河.帝国の慰安婦[M].朝日新聞出版,2014:251.
- [42] 林房雄.大東亜戦争肯定論[M].番町書房,1984:716.
- [43] 吕耀东,王方.从“专守防卫”到提升“反击能力”:日本安保战略的质变与影响[J].东北亚论坛,2024(4):14.
- [44] Pollmann M. Erika. Japan's Security and Historical Revisionism: Explaining the Variation in Responses to and Impact of Textbook Controversies [J]. Journal of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 No.3, 2016, pp.307-336.
- [45] 森彰夫,モリアキオ.石橋湛山の「小日本主義」の今日的意義——歴史修正主義批判と国連中心主義への回帰[J].大和大学研究紀要,2020(6):71.
- [46]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研究论集·2004[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497.
- [47] 新村出.『広辞苑』第4版[M].東京:岩波書店,1991:860.
- [48] 何理.日本右翼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影响[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2-3.
- [49] 日本国語大辞典第二版編集委員会、小学館国語辞典編集部.『日本国語大辞典 第二版』第5巻[M].東京:小学館,2001:274.
- [50] 西田一保.戦前の大分県における小学校歴史教育論に関する考察(1)[J].別府大学短期大学部紀要 第18号,1999(2):68.
- [51] 永原慶二.皇国史観[M].岩波ブックレット,1983:18-31.
- [52] 若槻泰雄.日本の戦争責任[M].赵自瑞,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47.
- [53] 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M].董炳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2-25.

- [54] 服部裕. 近代なき「近代の超克」:「世界史的立場と日本」の意味[J]. 秋田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1998(53): 43-54.
- [55] 魏育邻. “现代的超克”的民族主义基调——对其产生背景及有关主要言论的考察[J]. 日本学刊, 2010(2): 125.
- [56] 孙歌. 竹内好的悖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 322.
- [57] 産経新聞正論欄「日本を衰退させた南京事件の嘘」[EB/OL]. <https://www.saitotakeo57.com/2025/02/02/post-3570/>, 2023-02-01.
- [58] 石破首相「文民統制の在り方に問題意識」戦後80年検証に意欲 安倍談話は「引き継ぐ」[EB/OL]. <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50602-KYG2ZB5BFVCSNDVUDUBDGGCQPQ/>, 2025-06-02.
- [59] 黄大慧. 从“村山谈话”到“安倍谈话”: 日本在历史认识上“失去的二十年”[J]. 现代国际关系, 2015(8): 8.
- [60] 戦後70年、安倍首相談話の全文[EB/OL].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XKASF5_14H3D_U5A810C1M10500/, 2015-08-15.
- [61] 石破首相 戦後80年で“戦争を検証し抑止の方向性示したい”[EB/OL].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50806/k10014886261000.html>, 2025-08-06.
- [62] 戦後80年見解に反対 日本会議「地位の乱用」[EB/OL]. <https://www.jiji.com/?ref=article>, 2025-08-07.
- [63] 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平成16年10月調査)[EB/OL]. <https://survey.gov-online.go.jp/h16/h16-gaikou/>, 2004-12-20; 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令和6年10月調査)[EB/OL]. https://survey.gov-online.go.jp/diplomacy_defense/202502/r06/r06-gaiko/#sub12, 2025-03-07.
- [64] 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令和6年10月調査)[EB/OL]. https://survey.gov-online.go.jp/diplomacy_defense/202502/r06/r06-gaiko/#sub12.
- [65] 吕耀东. 试析中日两国冲突与纷争的历史问题因素[J]. 东北亚论坛, 2014(3): 22.
- [66] 刘江永. 钓鱼岛之争的历史脉络与中日关系[J]. 东北亚论坛, 2014(3): 20.

[责任编辑 许 佳]

ABSTRACTS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nd the Building of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with Co-Existence of Pluralist Civilizations

ZHAO Yang · 3 ·

Abstract : Non-Western countries were forced to accept Western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West-le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which resulted in the hierarchy of civilization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non-Western world. This hierarchy has made it difficult for non-Western countries to attain equal development rights with Western countries, leaving them in a subordinate developmental state. Western countries generally view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s entities with different interests, which inevitably leads to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reflects a new perspective on civilization. It advocates the respect for the diversity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promotion of equal dialogues among them, while also advocating the common values of humanity, avoiding the imposition of one's will on others, and refraining from stoking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This initiative serves to bridge misunderstandings and divisions among civilizations, fostering intercultural exchange and dialogue while advancing the building of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with the co-existence of pluralist civilizations. Based on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China is pursuing a dual-path approach: leveraging high-quality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to foster civilizational exchanges among countries; advancing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this initiative through enga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a result, a consensus concerning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is emerging, which will serve as the basis of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with the co-existence of pluralist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 International Society ; Dualism of Civilization ; Civilizational Hierarchy ; Dialogues among Civilizations ; Co-existence of Pluralist Civilizations

"Historical Revisionism" in Post-World War II Japan : Major Manifestations , Causes , and Harms

LYU Yao-dong JU Jia-ying · 18 ·

Abstract : As a typical form of "negative historical revisionism," Japan's "historical revisionism" has been endowed with unique connotations by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derived from the country's unique post-war experience. It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ideology of right-wing forces in Japan, essentially manifesting as a "revisionist view of history" aimed at altering the "post-war regime." At its heart lies the denial and whitewashing of Japan's colonial and aggressive crimes and war responsibility. Eighty years after the defeat of Japanese militarist war of aggression, "historical revisionism" within Japan, which downplays and denies colonial and aggressive crimes, is intensifying and gradually spilling over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tempting to persuad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accept Japan's so-called "revision" of its history of colonial aggression and the "post-war regime."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is revisionism, including the downplaying and denial of its aggression, the self-portrayal of a "victim" identity, and the underlying strategic motives for political and military rehabilitation, collectively indicate a clear trajectory toward accelerated political right-wing drift. At thi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juncture of commemorating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fully grasp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Japanese right-wing forces' distortion and denial of the historical justice inherent in the Anti-Fascist War. Particular vigilance is required regarding the fact that some Japanese politicians, operating from a fundamentally flawe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re persistently striving to pursue a "historical revisionist" line under the discursive guise of "proactive pacifism," which not only undermine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victory in the Anti-Fascist War but also poses a severe challenge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world.

Key Words : Japan ; Historical Revisionism ;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Greater East Asia War" ; Liberal View of History ; Post-War Regime ;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World Anti-Fascist War

Role of the U.S. Congres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with China : A Case Study of the 115th to 118th U.S. Congresses

ZHAO Lei YAN Chang · 34 ·

Abstract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play a crucial role in reshaping a country's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making competition in S&T an increasingly central arena for the game between major powers. In the context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foundly recalibrated its S&T strategy towards China, adopting a "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 to this competition. During the 115th to 118th Congresses, a rare consensus was forged among the administration, the Congress, the two parties, and the people, leading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passage of numerous China-related technology bills. These legislative measures have institutionalized the U.S. technological approach toward China, ensuring policy continuity and providing a strategic roadmap for long-term competition. In the coming period, China will face an international S&T environment fundamentally shaped by competitive dynamics, more stringent containment measur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strictions on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S&T, economy, and trade. In this regard, China should actively analyze emerging trends of congressional legislation related to China's S&T, and study countermeasures in advance; deepen its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S&T innovation; leverage congressional diplomacy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to ease bilateral S&T tensions; and build a global S&T community, so as to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deadlock in the U.S. S&T competition with China.

Key Words : U.S. Congress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 China-Related S&T Bills ; China-U.S. Relations ; Strategic Competi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Dual-Track Mechanism in the 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 and China's Responses

WANG Yuan-yuan HU Zi-nan · 49 ·

Abstract :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 marks a qualitative escalation in its foreign economic strategy from rule-based constraints to institutional containment. By establishing a dual-track mechanism of "selective openness in strategic industries" and "comprehensive containment of competitors," it seeks to reshape the global investment order. The "selective openness in strategic industries" employs whitelist mechanisms, technical interoperability standards, and fast-track reviews to selectively absorb capital from allies, thereby reinforcing U.S.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in strategic sectors such as semiconductor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comprehensive containment of competitors" systematically constrains China's capital flows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by expanding review scopes, sensitivity-based thresholds, two-way investment controls, coordinated transnational sanctions, and hefty penalties. These two tracks operate in synergy through nested review rules,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and dynamic adjustments, creating an institutional power aggregation that simultaneously "internalizes the benefits of openness" and "suppresses competitors' development." This policy exerts multidimensional impacts on China: selective openness triggers capital siphoning and technological binding to the U.S., while comprehensive containment leads to investment isolation and industrial chain decoupling from China. China must break free from passive defense by restructuring its geopolitical investment layout, innovating non-equity cooperation modes, deepening capital market reforms, and constructing a precise legal system for